
* 双柏文史资料选辑 *

第六期

政协双柏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

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

~~~~~

目 录

1、关于史料‘抢救’工作中的若干问题

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

2、欢天喜地迎县长

王文俊

3、双柏县城保卫战

黄希全

4、特殊的姓名

李斋文(彝族)口述

王家元(彝族)记录整理

5、孔孟道在双柏之源起

徐焕章

~~~~~

关于史料“抢救” 工作中的若干问题

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

1、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下，资料征集面应当尽可能扩大。

革命的、进步的人物是我们征集的重点，要着重宣扬他们的功绩，为后人树立榜样，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不够，要着力挖掘。

中间性的人物较广，在征集中将占较大的比重，这些人物历史上往往走过曲折的道路，但他们基本思想是爱国的，对国家对民族做过了一些好事，或者在事业上、学术上有重要建树。征集这方面的资料，有利于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团结面。今后必须克服‘左’的影响，大力开展这方面的征集工作。

反动人物的资料也要征集，目的不是为了把他们搞臭（他们在人民的心目中早已臭了），更不是为了宣扬他们的反动、腐朽面，而是可以作为反面材料，对人民特别是青年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。

2、向阅历丰富人士征集资料，就大多数人而言，并不要求他们普遍写个人自传式的回忆录，而主要是要求他们将亲身经历和亲见、亲闻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记录下来，因此，撰写资料不强求系统、完整，知道一段写一段，知道一件写一件，对一个片断一个局部的资料都应欢迎。

3、‘要存真，要实事求是’，这是周恩来同志一开始就提出来的原则，我们必须坚持。就文史资料而言，实事求是就是坚持唯物主义。正面人物有一个成长发展的过程，中间性人物也同样有曲折，写这方面的资料要切忌写成天生的完人。写中间性人物，也要功过恰当，写他们的好事不要一味拔高溢美，对他们的问题，也不是一笔抹煞，可以粗线条地写。至于反面人物，也要实事求是，决不是漫骂和攻击，防止公式化、刻板化。无论写什么人，都要注意政治上的严肃性，不要揭隐私，更不要流于低级趣味。只有尊重历史，资料才有价值，才能起到整理信史的作用，我们文史工作者要注意这一点，还要特别教育撰写自己前辈或亲朋故旧史料的作者，也要注意到这一点。

为了做到历史资料的存真，对一些已故的有特别重大历史影响的人物和情况较复杂的历史事件，可以采取集体座谈，然后分头撰写的办法，以达到互相启发，互相补充，互相印证的目的。如全国政协征集两航起义的资料，就是这样进行的，其他如陈嘉庚、徐悲鸿两专题中的不少资料也是这样进行的。对于一些经过研究仍不统一的资料，允许多说并存。

欢天喜地迎县长

王文俊

一九四八年十月，在全国解放战争大好形势影响下，国民党双柏县政府内部也开始动荡起来。国民党双柏县常备队苏仲斌等与姚兴崇等部分乡镇保长联合，在妥甸将县长陈铸打翻在地，后被卫生院长匡荣臣送出双柏。从此，双柏境内便形成了诸侯割据的局面，几个地霸头目联络各乡在大庄成立了“冒牌”支队，准备去“解放”楚雄，同时选举李春芬为傀儡县长，“解放”楚雄失败后，各大小头目各霸一方，敲诈勒索，几乡四邻鸡犬不宁，全县人民指望有一位贤明的县长，帮助人民消灾解难。不久，国民党省政府委派杨克诚任双柏县长，但他与“冒牌”头目们是一丘之貉，随着云南全省的和平解放，杨克诚带着双柏的“冒牌”干将，将县政府收拾一空后逃往安宁，真是前门虎走后门进狼，几经蹉跎，双柏人民困苦不堪，盼望来县长又怕来县长。

~~蹉跎~~我当时虽只二十五岁，但在地方上也还算知名。一天，曾在旧县府里工作过的朱泽典告诉我：“八支队钱定洋来担任双柏县县长，是我的老乡，是共产党派来的县长，你可邀约几个人发动、组织全城百姓进行欢迎。”当天他就到楚雄去了，于是我就去找张云鹤，吴家相等相商，最后商定马上召集各界知名人士开个会，具体商量迎接钱县长的准备工作。县城民众听说要来一位共产党委任的县长，不一会儿就集中到钟鼓楼保公所内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提出了不少建议，最后一致决定：

1.打破惯例，派出代表跨县界迎接。据说云龙城西的小石桥，曾建过接官亭，从明朝清朝到民国，凡有新官来任，地方绅首均到此迎接。从不过以外，因距此地不远，便属楚雄县境。而这是迎接双柏第一位共产党委任的县长，从古至今，前所未有的，因此要打破惯例，过县界到子午街迎接，以示敬重。

2.县长入城应从大东门，原双柏县城有东西两门，东门称之“福临门”，为幸福来临之意；西门称之“鬼避门”，仍驱鬼避邪之意。因此，应将钱县长从东门迎进县城。

3.沿街各家摆出香案一套，清水一盆，镜子一面（表示共产党县长的最诚心^的尊敬，并希望新县长清正如水，廉明如镜）。

4.推选张云鹤、吴家相、王文俊等四人，代表全城人民前往子午街迎接，城内一切事务由李春芬和李芳等负责准备。

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早饭后，我们到子午街找到钱县长及随行的孙文富、赵永和等，说明来意后就一同起程来双柏，到达西门外，由张云鹤向钱县长说明城中百姓的意愿后，又绕道东门进了县城，在前往县府途中，沿街每家铺台上，摆着香案、清水、镜子，男女老少肃立门前躬身相迎，有的上前向县长拱手作揖，吉言恭颂。每过一家，男女老少即跟随在后，迎接队伍越走越长，至县府门前，接迎百姓达千人以上（时逢赶街天），直至钱县长等进入县府之后才逐渐散去。

如此接“官”盛况，真是空前未有，在场的叶文彬老人深有感慨地说：“我活了七十二岁，见过多少县官，（下接“双柏县城保卫战”

双柏县城保卫战

黄希钱

一九五〇年初，楚雄军分区将三个团（36团37团38团）军队整编为一个主力团，其余人员编为11个县公安队，我由36团调到双柏县公安队任指导员，付指导员田一同志，连长杨勤，同我一起由楚雄军分区统一调来，全连人员200多人，编制为三个排，经分区配备武器弹药后，于1950年3月初调双柏县，我们全部人员到达双柏县后，由我同县委书记胡廷祥同志在妥甸见面，我会报情况并交了我个人的党组织关系，胡廷祥同志指示，当前以征粮为中心，逐步建立政权，但目前工作碰到不少困难，谣言很多，并有匪情，在妥甸住一段时间后，又指示我带两个排到大庄，杨勤同志带一个排到鄂嘉，任务是支持征粮，注意匪情。我们的任务还要到洒利黑抓一匪首。（记不清名）到大庄后我派出一个排抓获了匪首，因其反抗被我枪击伤。在大庄时，就听到各处都有匪情，局部地区有土匪暴动，县委通知我立即返回县城，^{（今云龙）}到县城后县委通知说：土匪在各地已暴动，立即组织队伍守卫双柏县城，另派张明正同志带领部队到大庄等处接应收回各征粮工作队，根据双柏县城：南西位置低，北方里祖阁高，里祖阁外还有两个高地^个的特点，分为里祖阁高地一个点，东边城楼为一个点，南边并坚护西城最低处为一个点，为了便于能守、能攻、能退，里祖阁外高地增加一个点，分为四处守卫。

里祖阁高地由杨栋材排长镇守，东城楼由杨勃然排长镇守，里祖阁外高地由左宗弟班长和倪家宁区长镇守，南城楼和西城低段由我和陈斌同志镇守，各处都配有轻机枪，大致在五月七、八日捕获内应匪首李达仁等二人。五月八日晚上胡廷祥、张明正和我一起夜间审讯，讯明了土匪大部2000多人已部份到达葡萄井上面寺庙内，正在布署包围双柏县城，我们审讯完以后，立即布署防守还击，一方面派人到楚雄军分区要求增援，因当时双柏县内能打仗的部队只有80人左右，机关干部集中城内维持治安，并抽调有关人员组织膳食，同时规定匪首李达仁等二人交由我们西南线负责处置，一切就绪已是天明了，但未见任何动静，我和同志们城墙上略加休息，五月九日是双柏县城街期，土匪当时企图借赶街之机混进城内，我们先有注意，因此将街子移至西操场赶街，一律不许在城内，大致上午十时左右，东城打了两枪，接着土匪在城外四面全面进攻县城，全城枪声四起，土匪多次向我各城守点进攻，多次冲击都被我击退，在增援部队内外夹攻的强大压力下，在城外分块被我增援部队歼灭，第三天土匪分几路逃跑，双方开始交战第一天，我按县委命令将匪首李达仁等二人在西门枪决，打击敌人的气焰，大振了我军士气。

全线战斗打响后干部战士精神振奋，从早打到晚六时，军分区增援部队分两路到达双柏县城，一路由回子山方向增援，一路由西面进攻西操场阵地，我由南门带领部队攻入西操场，在两路夹攻下，夺回西操场阵地，在双方激烈战斗中，增援部队薛国泰连长头部中弹牺牲，我将部队迎进城后，天已黑了，又接到里祖阁外高地倪家宁区长要求增援，并报告两

个高地已失守一个，现坚守在里祖阁外最后一个高地，我将情况报告胡廷祥同志后，立即领战士八、九人，带上轻机枪一挺由南门外爬上高地增援，准备决战到底，如果此高地再失守，全城安全就无保证，我们将处于全部受击的地位。到达高地后，双方都在作决战准备，增援部队夺取我们高地后，发现一个口还是原分区友的，同时也怀疑在剿匪多次战斗都没有这次打得激烈，才喊话问明是误战，双方才靠拢，各坚守一个高地，我又带领增援部队，立即返回西、南城。第二天分区陈豪震政委又带部队到达双柏县城，但土匪仍未撤退，经商量决定一部份部队坚守县城，集中主力出城分片歼灭敌人，由南门爬上回子山高地，由里祖阁高地外出一支部队，在里祖阁后山我部队迅速抢占了全部高地，将顽固土匪主力压在山凹祖，不到一个小时全歼土匪，并俘虜100多人送进县城。此时土匪基本瓦解，争先恐后向大庄、妥甸方向逃跑，经县委和陈政委商量决定，公安部队坚守县城，军分区增援部队向大庄、妥甸方向追击，我公安部队进行了简单调整，将伤员转楚雄医院，配备足够弹药，另行布署阵地，我军主要力量驻守里祖阁高地，以里祖阁高地为指挥点，双柏县城保卫战基本结束。今天回忆起来保卫双柏县城付出了血的代价，来之不易！

（上接“欢天喜地迎县长”第2页）

象这样身穿粗蓝大布，脚穿草鞋的县长还是头一次看到，象这样的接官排排场，从古到今恐怕就数这次罗！”

特殊的姓名

在双柏、新平境内，居住着一种少数民族，他们就是彝族支系——山苏族，彝音叫“ꞑꞑꞑꞑꞑꞑ”^①人数不多，均居住在高山上。

双柏境内的山苏族，仅石碑山中有一村。六十年代，只有十来户，四十多人。解放前主要以打猎、编蔑为生，少许种些荞麦。男女老少都会编蔑，这是他们的独特手艺，打猎则人人都能上阵。他们把猎物和蔑具拿到外地，换回些粮食和布匹度日。在旧社会山苏族住的是矮土房，穿的是兽皮麻布，没有被盖就烧大疙瘩烤火睡觉。所以，全身都是黑洞洞的，地主山官耻笑他们说：“山苏族娃娃不用火烟熏就哭，大人小孩一年到头不洗脚，大年三十晚上洗一次要洗三挑水。”由于生活所迫，本寨与本寨不交婚。他们根本娶不到外地外族人做媳妇。不知族别，没有姓，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搬到这儿来的。男的都喊阿宝、阿二，女的叫阿因、阿花……，老了也是这样。

山苏族不但没文字，连姓名也没有。后来经寨里商量，以所看到的花草树木取姓。山上到处长的是茅竹和马樱花，山苏叫茅竹为“ꞑꞑꞑ”^②这样一部份姓“ꞑꞑꞑ”由于汉字没“ꞑꞑꞑ”字，后来挂名字的人就把它写成“李”所以，这一部现在姓李；马樱花称“ꞑꞑꞑ”另一部份就姓“ꞑ”。这样姓与姓之间就开始通婚，源远流长，直到解放初期都是这样。

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，党和政府动员他们搬到了坝区或半山区

居住，分了田地和房屋，教给耕种技术，生活有着落了，并开始和其它民族通婚。现在的山苏族再不是守猎钻山，被人歧视的民族了，有了本民族的干部和技术员，有了第一代中学生、大学生。和各民族一样，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

石碑山的山竹越长越旺，马樱花伴随山苏族人民越开越鲜艳。

注：(1)山苏语有好些话只能^用国际音标拼注，所以本文注的是国际音标。

双柏县安龙堡乡

李斋文（彝族）讲述

王家元（彝族）整理

孔孟道在双柏之源起

徐焕章

孔孟道，又名一贯道，于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年）传入双柏。当年，楚雄铜店街人宋开先和玉溪县李开先二人，来到双柏县云龙街进行组织活动，先后和我胞妹何修贞、姑太王凤英宣传联系，经过一段时间后，他们在姚子斌家后屋正楼上设立起“守信总坛”，命王凤英为总坛“点传师”，随即开始发展道徒，姚子斌、姚玉芝、姚钰一家三人首先入道，以后，道徒增多，在“总坛”下又设立了几处“佛坛”。

入道时，每个道徒需交点道费半开五角，由点传师王凤英收取，王则传授给“精、气、神”三宝，并“以左手握右手（称合同），子亥相抱怀中抱，方脱九九八一劫”履行“仪式”后即为入道。点传师还要求道徒：劝人行善，吃素戒口”（鸡蛋可以吃）；每天早、午、晚三次，必须向“明明上帝、盖天古佛、弥勒祖师、观音大士”烧香供果，叩头无数，还要道徒立誓：身行道愿；戒口愿；卫道护法愿；如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志不可屈”等誓言。他们这一套骗人的鬼话，全由姚子斌事先编作好，由乱手姚钰两眼闭合，在沙盘上写字“显神”，其实是在沙盘上乱画，姚子斌在旁作记录，威吓道徒说“这是菩萨降临、降乩指示说的”如“天时紧急，要诚心向善，要行阴功，死后才得上天成仙为佛……”等等，用这一套欺骗人心，另一方面，他们从反面制造，散布谣言，说什么：“不长时间，老百姓就要遭饿劫”；说什么：“空空空，四方谷麦

要集中，胀死贫穷汉，气死富家翁’，蛊惑人心，反对共产党。

我于一九四七年受骗入道，发展了段泽贞等六名道徒，在我家设立了一个家庭佛坛，他们指定我必须拿出国币三万元，行一次‘功’，以表诚心。一九五〇年秋天，调我参加双柏民工队支援西藏去后，总坛点传师王凤英乘机怂恿江泽华说：要他行功，否则，我远去西藏，便无回家之望了。”江泽华花了半开五十元，稻谷五斗，家里又行了一次‘功’。

回忆当年，因我无知，受王凤英等人蒙蔽，误入一贯道，被骗走钱财，还落得个历史污点，真是后悔莫及！